1 3
2416
137

13
2416
137

原 尚書曰詩言志　禮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樂亦至焉　增 又儒行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　論語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原 孟子曰懦夫有立志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增 學記曰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劉向說苑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

李澤文庫

<2004-697>

金石而況人乎　明詞林人物考曰洪武幸北京命太子監國楊士奇同蹇義輔導太子問詩法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除寇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後主皆不足道　又曰永樂二年選進士曾棨等名翰林庶吉士入見諭之曰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未有不成者

言志二

原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搴旗執馘

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連接促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惟賜能之使夫二子從吾焉夫子曰辨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遵之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洫不越鑄兵刃為農器放牛羊於原藪掌家無怨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懍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焉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史記曰陳涉嘗與人傭耕輟耕於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漢揚雄自敘曰雄爲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後漢書馬少遊謂其從兄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援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人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又馬援曰男兒當戰死沙場以馬革裹尸還葬幸矣安能臥牀上死兒女子手中耶　又曰馮衍有大志不戚戚于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于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于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傭書乃投筆歎曰大丈夫無

他志略猶當如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果立功封定遠侯　又曰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其意登山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南史曰王融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揜車辟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張璠漢紀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賓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又曰趙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趙曰大丈夫當雄飛無能雌伏　吳書曰鄭泉性嗜酒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肥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晉書曰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謂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後拜將軍封襄陽縣侯　晉中興書曰畢卓為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南史曰宋鮑昭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

貢詩言志或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慢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勝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知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可之賜帛二十疋　梁書曰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昔我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鷙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聚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行路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二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陳書曰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書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北史曰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驅馳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必大吾門以其昂藏教曹故以名字之　隋書曰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顑爪蒂歛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又曰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

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舍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唐書曰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蠭千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殽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又曰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又曰魏徵見帝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　又曰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洲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又曰劉知幾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後殷不承元王常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

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　又曰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與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後進扶風郡王　又曰柳渾字夷曠梁僕射悅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

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又曰陸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　又曰馬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弟輟策歎曰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能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以功拜司徒兼侍中　又曰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嘗奇之　又曰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

爲漳州刺史　宋史曰范仲淹雅以天下爲已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又曰郭勸嘗謂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紱任子爲蔭郎足矣及再爲侍諫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　又曰包拯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又曰范純仁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常曰我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又曰黃度

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　又曰黃夢鼎與賈似道不合累辭求去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生死事小　又曰紹聖中尹焞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祿養不知汝以祿養靖康初種師道薦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又曰陸九淵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又曰朱熹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

論上所厥聞嘉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
欺我君乎　又曰李嬪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
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
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　又曰陳亮詣闕上書
孝宗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
以博一官乎　元史曰月乃合父昔里吉思辟尚書省
死國事贈輔國上將軍乃合好學負氣父死時年方十
七奮然投冠於地曰吾父死國難吾獨不能紓家難乎
又曰禿忽魯與也先鐵木兒不忽木從許衡學帝一
日問其所學忽魯與不忽木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

又曰鐵木迭兒復引拜住參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以
助思明爲盡力忌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害之左
右得其情乘間以告請備之住曰我祖宗爲國元勳世
篤忠貞百有餘年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耳人臣協
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讐我我求報之非特我二人之
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
士民而已　又曰劉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
表所居曰靜脩　明藝苑卮言曰劉基與夏煜孫炎輩
皆以豪俠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
君謂慶雲擬賦詩劉飲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

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太祖下金陵劉建帷幄之勳爲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明獻徵録曰宋榮負奇氣年未二十膂力絶人初同父僑寓表伯葉氏家葉間戲曰男子非七則農商以自立胡爲詣迹於人而不思所以振厲榮曰人亦發奮有時大丈夫又安知他日不爲都督乎聞者甚壯其志無何朝廷下令四方舉年少傑特之士以備任使郡以榮應詔擢爲府軍衛驃騎舍人實洪武九年丙辰也以功封武進伯　又曰王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時爲淮西廉訪司隸卒鬼官長儀衛尊嚴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爲耳及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户上取和陽珪自廬州來歸遂從渡江克太平命珪仍爲萬户積功陞左軍都督僉事　又曰方孝孺年十四侍父北遊齊魯間觀周公孔子廟慨然歎曰使吾遊孔門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有輩豈讓之耶但世無孔子不得依歸耳　又曰練子寧與金幼孜友善嘗謂之曰子他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　又曰太祖太宗時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陳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潁吾投迹明時遊戲泉石吾志慊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摶傳詩以見志　又曰梁洞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

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飾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汙以取名　又曰謝復嘗從父太古翁游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竹坡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禄吾弗為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　又曰呂秉彝舉進士銓部選為御史辭弗就復選為黃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諫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智予殆以親為重乎　又曰陸鈢號石樓六歲入家塾請于母曰讀書後幹得何等事業方為至極母甚喜　又曰鄭世

威嘉靖己丑成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詣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才脫章句遂躓司耳目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　又曰黃裳無以給業幾廢書從賈矣顧適市而心賤之喟然太息曰丈夫竟賈人遊乎則益市書窮日夜讀不休　明詞林人物考曰王尚絅五歲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及為吏部郎中值尚書張綵阿逆瑾勢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諭綵甚銜之或謂尚絅曰固知不屑富貴如取禍何尚絅曰是有命焉非逢迎所能免　弇州史料曰楊繼盛七歲喪母喪於堅使飯牛牛肥逾年從牧所

以間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艴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徙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卒爲名臣

言志三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

不奪　無時

【後漢】桑㝡生也後漢逢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四夫不可奪志後漢鞮岐字卿嘗病

戒兄子曰我死爾乃置一則石於墓刻之云漢有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命也桑何後疾瘳仕至太僕岐本名嘉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不奪　無時

【後漢】桑㝡生也後漢逢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四夫不可奪志後漢鞮岐字卿嘗病

請纓　運甕

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苟陶侃爲荊史在州無事朝運百甕於齋外募運百甕於齋中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悠恐不堪事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不奪　無時

【後漢】桑㝡生也後漢逢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四夫不可奪志後漢鞮岐字卿嘗病

棄觚　割席

【漢傳】介子十四好讀書嘗棄觚紙始不負此生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不奪　無時

【後漢】桑㝡生也後漢逢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四夫不可奪志後漢鞮岐字卿嘗病

【晉】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非吾友也遂

建豹尾　磨鐵硯　擊唾壺

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磨鐵硯示人曰石可磨而墨　擊唾壺壺口盡缺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不奪　無時

【後漢】桑㝡生也後漢逢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四夫不可奪志後漢鞮岐字卿嘗病

垂汗青　晉王含謂妻宋趙汝愚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不奪　無時

【後漢】桑㝡生也後漢逢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四夫不可奪志後漢鞮岐字卿嘗病

自反　五不欺

上見孟明華祭嘗言吾有五不

擢進士第一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

【後漢】桑㝡　擲版軍曰

後拜謁者持節出關萌給事駙馬亭長時太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不奪　無時

【後漢】桑㝡生也後漢逢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四夫不可奪志後漢鞮岐字卿嘗病

欺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君三不敢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

宋馬仲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求學於程頤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曰使神得聞道死未必死寧餓死

何喊況未必死乎頤表裏為奸謫監信州酒稅起知鹿邑軍歷知秀州工讞得政未欲出瀹門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隱居以求其志言足志不言誰知其志

原隱以求志言以足志

二漢郭泰字林宗世貧賤躬令給事縣庭林宗之役遂就屠彥宗學大丈夫安能下從斗筲言上詳志澄後漢以范滂認使登車覽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戰國吳起出衛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也後果如其言

晉聞雞起舞

破浪乘風

晉劉琨與非惡聲也因起舞祖逖同寢夜半聞雞聲逖蹴琨曰此惡聲也琨曰與父文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晝觀妻子

宋沈煥入夜卜夢寢

品高明嘗曰晝觀妻子夜卜夢寢兩者無媿始可以言學

下之心

漢陳平少時為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謂陳孺子曰善為宰乎曰使宰天下亦如之後漢用其策遂定天下後

孺子何不埽灑答曰大丈夫當埽天下安能事一室

奇之

晉正色責志完

宋田畫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晝臨京城門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浩出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

拂衣謝佞

唐高郢為韓滉判官滉甚加禮郢每事多所規諫滉頗不悅郢遂拂衣而去

乘馬過橋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北有昇仙橋相如往長安乃題橋柱曰丈夫不乘駟馬不復過此橋中郎果如志郭丹字少卿入關後奉使南陽果乘高軿入

果乘馬入關

漢終軍擁使車出門

晉茅屋石田爲生大拙 鴟夷馬革自許同心

書曰武宗時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司郎中黃輩以母喪服除或厄其行輩題其書屋云云 李戒

有人當道可飜桓典馬 惜陰自我及時須著祖生鞭

明獻徵錄載鄧元錫生而穎特五歲就塾師黃君學試以駢偶隨應云云

言志四

原大志遠略 砥礪名節 希顏之志 慕蘭之誠

四方之志左傳姜氏謂晉公子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 碧千里之志志在千里

獨行不媿影 獨睡不媿衾

宋蔡元定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睡不媿衾 直道還君富貴輸我

宋常安民與安惇嘗偕謁得罪故遂解府師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惇曰吾心實惡之姑面交耳安民退謂惇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富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弟恐累陰德

以直行已以正立朝

宋張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言志五上

原詩後漢傳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昜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於殷國貳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藐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慨茲暇日 增仲長統述志詩曰飛鳥遺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驂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

人事可遺何爲局促　酈炎見志詩曰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原　魏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譬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遘禍無爲貴道鵸雛遠害不羞卑栖靈蚓避難不恥汙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雄螳蜋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僞

知賢覆之幬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闥舌爲發機門機之開楛矢不追　又言志詩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阮籍詠懷詩曰天地煙煴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介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又曰清風肅肅脩夜漫漫獻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　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豈效纓紛予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傍夕瘞橫術隅歌笑不終宴俯仰復欷歔鑒茲二三者憤懣

從此舒　又曰幽蘭不可佩朱草爲誰榮脩竹隱山陰
射干臨增城　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
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
終秦兵復已來　又曰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
頹林中翩翩雲路側蟋蟀吟户牖蟪蛄鳴荆棘蜉蝣玩
三朝采采循羽翼　又曰一日復一日一夕復一晨容
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情人對酒
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又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
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託
身青雲中網羅不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又

曰鸞鳩飛桑榆海鳥運天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蒿間上遊園圃籬但
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　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
李秋風吹飛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顦顇堂上生荆杞
　又曰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　又曰平生少年時輕
薄好弦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
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
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又曰步出上東門北
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

露衣襟寒風振山岡元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一時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又曰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濛茫茫　又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途將安歸　又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閱遊子俯仰自浮沈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心　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又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增　又阮籍詠懷詩曰若華曜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讎窮遠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鬱躍飛泉夜飛過吳洲俯仰運天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軛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　嵇康述志詩曰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殊類難偏周鄙議紛流讒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

甯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鷯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翱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何晏言志詩曰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遥於志意何爲怵惕驚　原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爲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慧暉光日新　傅休奕雜詩曰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遠景招不來厨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

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萬萊　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曰東鄰有一樹三紀裁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竦隱禽不爲巢短翮莫肯任　又曰忽有一飛鳥五色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搖羽翼百鳥互相和　張協詩曰瓠瓢岑瓊瑤琳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折衝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晉　釋支遁述懷詩曰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元逡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妙損

階元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增
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游樂靜閒膏腴無爽
味婉孌非雅弦恢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史宗詠懷
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足清虛者帶索被元
裘浮游一世間況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老山丘
原宋謝靈運憶山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款
又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　謝惠連詩曰夕坐苦多慮行歌踐閨中房櫳引傾
月步檐結春風　鮑昭雜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
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觀君子論豫見古人風
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簡劾耻受聊城功晚
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珮襲犀渠卷帙奉盧弓始願
力不及安知命所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去國懷
丘園入遠滯城闕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晚髮風草不留
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暮懷感傷中
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愁雲出北山宿鳥
驚東林誰謂人道曠憂慨自相尋寧知霜雪後獨見竹
柏心　又曰十五學詩書顏華常美好不逐世間人翻
雞東郊道富貴如浮雲金玉不爲寶一旦鵾鴆鳴嚴霜

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懷抱　又曰夕雲映西山
蟋蟀吟桑梓零落被百草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
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驅馬清河涘寒暑更進退金石
有終始光色俯仰間英豔難久恃　晉又擬嵇中散康
言志詩曰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
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
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
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眞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柳
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原

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老馬救東秦黃龍暗迢遞
清泥寒苦辛野戰劒鋒盡攻城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
持贈主人　又曰元淑勢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
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雲上掛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
未得忘言者　晉陳張君祖詠懷詩曰運形不標異澄
懷恬無欲座可栖王侯門可迴金穀風來詠逾清鱗萃
淵不濁斯乃元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翫幽閑青衿表
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曦騰望舒映曩今迭相
燭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區區雖非黨兼忘混礫玉
恪神罔叢穢要在虧心曲　原周庾信詠懷詩曰步兵

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貞氣昏昏有俗心涸鮒常
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由來不得
意何必往長岑　又曰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
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雖未清一代人先改昔日東
陵侯唯見瓜園在　又曰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已恩直
言珠可吐寧知炭欲吞一顧重尺壁千金輕一言悲傷
劉孺子悽愴史王孫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又曰
周王逢鄭忽楚后值秦寃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武
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燒原古獄
饒寃氣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　又曰

蕭條亭障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
風別蘇武寒水送荊軻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曹
又擬詠懷詩曰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
身名不足親吳起常辭魏韓非遂入秦壯情已消歇雄
圖不復申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　原北齊顏之推
古意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賜顏色出入
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讌或侍朝
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綠芷歌舞未終曲風塵闇天
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廟霜露霑朝市
辟入邯鄲宮劒去襄城水不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憫

憫思舊都惻惻懷君子白髮闕明鏡憂傷沒余齒又
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產南荊隋侯曜我色下氏飛吾聲
已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旦夕驂白虹朝暮生華
彩燭兼乘價值距連城常悲黃雀起每畏靈蛟迎千仞
安可舍一跬難復營昔為時所重今為時所輕願與濁
泥會思將垢石并歸眞川岳下抱潤潛其榮 摘唐魏
徵述懷詩曰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
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
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
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

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崔日知冬日述懷奉呈韋祭酒張左丞蘭臺名賢詩
曰弱齡好經籍披卷即怡然曹精四十載晚暗數千言
孔辭采遺篆 一作峽 周韋考經編袁公論劒術孫子敘兵
篇魯史君臣道姬書日月懸從師改炎燠負笈遍山川
上異西河夏中非北海元光榮拾青紫名價接通賢既
重萬鍾樂寧思二頃田長戟同分虎高冠互附蟬晚懷
重虛曠養志息雕鐫登高懷思拙匠物謝精妍不慕張
平子寧希一作思王仲宣誰謂登龍日翻成刻鵠年循循
勞善誘軌軌思微牽琢磨才既竭鑽仰德彌堅朽木誠

為諭捫心徒自憐終期吞鳥夢振翼上雲煙賦成先擲
地詞高直挾天更執摳衣禮仍開函丈筵霧披槐市藹
水靜辟池圓願逐從風葉飛舞翰林前　張九齡筱懷
詩曰弱歲讀書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珤從貧
新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為辭
　李白書懷贈南陵常贊府詩曰歲星入漢年方朝見
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
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
置酒凌敱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廻天門月問
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詞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

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
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
略魯女惜園葵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
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
家方未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
因世違終當滅衡謗不受魯人譏　杜甫寫懷詩曰夜
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
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天寒行
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三皇
前滿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

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
仰俱簫瑟終契如往還得非合仙術　獨孤及丙戌歲
正月出洛陽書懷詩曰往歲衣褐見受服金馬門擬將
忠與貞求酬主人恩天地鼓雷雨洪波生平原窮鱗遂
蹭蹬夙昔事罕存幸逢帝出震授鉞清東藩白日忽再
中萬方咸駿奔王風從西來春光滿乾坤蟄蟲競飛動
余亦辭籠樊遭遇思自強寵辱安足言唯將四方志回
首謝故園　元稹紀懷贈李六戶曹崔二十功曹五十
韻詩曰昔冠諸生首初因三道徵公卿碧雞會名姓白
麻稱日月光遙射煙霄志漸弘榮班張錦繡諫路賤戔

藤便欲呈肝胆何言犯胶胘椎埋衝斗劍清徹瑩壺冰
赤縣纔分務青驄已迴乘因騎度海鶻擬報蔽天鵬縛
虎聲空壯連鰲力未勝風飄波竟蹙山壓勢逾崩僕辱
徒相困蒼黃性不能酣歌離峴頂負氣入江陵華表當
蟾魄高樓掛玉繩角聲悲掉蕩城影暗稜層軍幕威容
盛官曹禮數兢心雖出雲鶴身尚觸籠鷹竦足良甘分
排衙苦未曾通名參將校抵掌見親朋吻沫求涓滴滄
波怯斗升荒居鄰鬼魅羸馬步巉崚白草堂簷短黃梅
雨氣蒸露黏經汗席颭閃盡油燈夜怯餐膚蚋朝煩拂
面蠅過從愁厭賤專靜畏猜仍旅寓誰堪託官聯自可

憑甲科崔並驚柱史李齊昇共展排空翼俱遭激遠繒
他鄉元易感同病轉相矜投分多然諾忘言少愛憎誓
將探肺腑恥更辨淄澠會宿形骸達論交意氣增一心
吞渤澥戮力拔嵩恒語到磨圭角疑消破弩癥吹噓期
指掌患難許擔簦鍛翮鸞棲棘藏鋒箭在弸雪中方睹
桂木上莫施曾且汎夤沿水兼過被病僧有時鞭欵段
盡日醉儜燈躡屐看秧稻敲船和採菱乂魚江火含喚
客谷神應嘯傲雖開口幽憂復滿膺望雲鰭撥刺透匣
色騰凌每想潢池寇猶稽赤族懲夔龍勞算畫貔虎帶
戚稜逐鳥忠潛奮懸旌意遠凝弢弓思徹札絆驥悶牽
縕運饒調辛苦聞雞屢寢興閉隨人兀兀夢聽鼓聲聾
班筆行看擲黃波莫漫澄麒麟高閣上須及壯時登

李商隱詠懷寄祕閣舊僚二十四韻詩曰年髮日堪悲
衡茅益自嗤懸頭曾苦學折臂反成醫僕御嫌夫懦孩
童笑叔癡小男方嗜栗幼女漫憂葵遇炙誰先嗽逢蠭
即便吹官銜同畫餅面貌乏凝脂典籍將蟫測文章若
管窺圖形翻類狗入夢肯非羆自哂成書篋終當呪酒
危懶露襟上血羞鑷鏡中絲囊籥言方喻樗蒲齒詎知
事神徒惕慮佞佛愧虛辭曲藝垂麟角浮名狀虎皮乘
軒寧見寵巢幕更逢危禮俗拘嵇喜侯王欣戴達途窮

方結舌靜勝但搘頤糲食空彈劒亭衢詎置錐牐臺成
口號芸閣暫肯隨梅逐遷鶯伴誰觀擇亂時覓閒眠太
率牀下隱何卑奮迹登弘閣摧心對董帷校讐如有暇
松竹一相思　馬戴失意書懷呈知巳詩曰直道何由
啓聖君非才誰敢議論文心存黃籙兼丹訣家憶青山
與白雲麋鹿幽棲閉可近鵷鸞高舉勢宜分微生不學
劉琨輩劒刃相交擬立勳　崔塗言懷詩曰干時雖苦
節趨世且無機及覺知音少翻疑所業非青雲如不到
白首亦難歸所以滄江上年年別釣磯　宋寇準秋夜
獨坐勉友詩曰西風驚萬木危坐思悠哉故國今年別
秋鴻半夜來人應多棄善天豈不憐才休學嚴夫子荒
涼老釣臺　魏野書友人屋壁詩曰纔不輕祿位居處
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閉惟歌聖代老不恨
流年靜想閉來者還應我最偏　王禹偁酬种放徵君
詩曰男兒既束髮出處路岐各苟非秉陶鈞即去持矛
槊致主比唐虞安邊如衛霍不爾爲逸人深居反吾樸
胡然自碌碌名節亦銷鑠　又謫居感事詩曰孤寒明
主信清直上天知消息還依道生涯只在詩　又遣興
詩曰百年身世片時間況是多愁鬢蚤班負有琴書聊
自樂貴無功業未如閑波平南浦堪垂釣日滿東窓尚

掩關秖爲慈親憶歸去商山不隱隱何山　韓琦後園閒步詩曰池圃足高趣公餘事少關幽禽聲自樂流水意長閒近竹花終俗過欄草費芟心休誰似我官府有青山　蘇舜欽離京後作詩曰春風柰別何一棹逐驚波去國丹心折流年白髮多脫身離網罟含笑入煙蘿夤達皆常晝難忘對酒歌　張詠幽居詩曰落花時節掩關初請絕江城舊酒徒滿屋煙霞春睡足一谿風雨夜燈孤易中有象無消息身外無求免歎吁多謝叢僧頻見訪欲廻流水又踟躕　梅堯臣閒居詩曰讀易忘飢倦東窓盡日開庭花昏自斂野蝶晝還來謾數過籬笋遥窺隔葉梅惟愁車馬入門外起塵埃　歐陽修書懷詩曰齒牙零落鬢毛疎頼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爲閒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山仕至千鍾禄白首歸乘一鹿車況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笠伴犁鉏　林逋湖山小隱詩曰衡門臨晚島環堵背寒岡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牀客遊拋鄂杜漁事擬滄浪管樂非吾尚昂頭肯自方　孔平仲和朱君況卜居詩曰吾身當老此園中世路崎嶇幾萬重且飽稻粱隨雁鶩盡將雲雨付蛟龍求賢有志終須得招隱何人肯見從且爲莆田朱處士比鄰先種七株松　王安石寄曾子固詩曰斗粟猶

慙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
田豈爲名高論幾爲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荒城回
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陳師道次屬沈東老詩
曰隨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青山出指論奇
事白髮挑燈寫細書　又絕句曰書當快意讀易盡客
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又和沈世卿推官見寄詩曰倦看世態久低徊且置窮
通近酒杯未忍一身閑處著暫容雙眼醉時開爲呼阿
武扶頭起擬與山公倒載回好在東籬舊時菊無心準
擬白衣來　黃庭堅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曰

少日心期轉繆悠蛾眉見妒且障羞但令有婦如康子
安用生兒似仲謀橫笛牛羊歸晚徑卷簾瓜芋歎西疇
功名可致猶回首何況功名不可求　蘇軾和人見贈
詩曰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
流起衰鬢從交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竈婦洗
盆瓶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又和歸田
園居詩曰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
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
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弟三間我飽一飯足蘼薇補食
前門生餽新米救我厨無煙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

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閒悠悠何必爾聊樂我所然
鄭俠次韻知郡登高言懷詩曰莫向天涯說故鄉人身
不似雁隨陽黃花滿手空佳節千里有懷如寸腸爲許
功名酬聖代不須愁緒付瑤觴男兒不是閨中物生則
桑弧射四方　王令雜詩曰方春不種蘭終歲無自佩
良田弗加芟徒稱亦無歲空令雨露恩日夕被蒿艾安
坐飢怨天此理果誰在　又書懷寄黃任道滿子權詩
曰伊余有遐致久此困俗械嘗思擺絕去自放出世外
高懷樂天寬遠目斥人礙有田足晨昏有圃具蔬菜父
母不待養妻子固易賴世孰得丘山亦孰失蓁莽人自

能輕重吾將守所愛六經老誠明萬古孰成敗得時爲
醯鹽滋味和鼎鼐失猶有萬世令名自沽賣自視久已
明浚不俟謀蔡寄詩侑子觴期子和而再　張耒有感
詩曰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
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鬱蕭簇寒蠶婦低眉憂
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工供爾良獨難　又夏日雜
感詩曰我本與世疎少慵老成頑何爲不引去坎軻行
所難　韓駒元符戊寅與無斁弟卜居縣城東述情詩
曰四海一居何處卜北窓祇取見家山要無名利來心
曲便有園林出世間拙宦莫與三黜歎老歸未厭百年

閒先君餘慶期之子吾駕如今不可還　秦觀春日雜興詩曰潭潭故邑并猗猗上宮蘭不食自清潔莫服更幽閒志士恥弱植卷迹甘飢寒佳辰追良覿觸物懸悲端川途眇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慕裘馬詭得非所安蟬冕多怵迫繩樞勘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枘誠獨難又海康書事詩曰培塿無松柏駕言出焉遊讀書與意會却埽可忘憂尺蠖以時詘其信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沈與求秋日閑居詩曰茅屋秋風斗破除蕭騷渾似浣溪居青山侍坐從吾好黃帽籠頭與俗疎賴有園官能送菜可無溪友解留魚從今輒莫慚枵

腹一飽須煩插架書　陳與義寄若拙弟兼呈一家叔詩曰退之送窮窮不去樂天待富富不來政須青山映墨鬢顧著皂蓋爭黃埃何如父子共一壑龐家活計良不惡阿奴況自不碌碌白鷗之盟可同諾　又述懷呈十七家叔詩曰兒時學道逃悲歡只今未免有飢寒浮生萬事蟻旋磨冷官十年魚上竿君不見古人有待良不多利名溺人甚風波垂露成幃仲長統明月為燭張志和　又散髮詩曰百年如寄亦何為散髮清狂未足非南澗題詩風滿面東橋行藥露霑衣松花照夏山無暑柱樹留人吾豈歸藜杖不當軒蓋用穩扶居士莫相

違　李覯寄懷詩曰根生但爲松翼飛但爲鳳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　王炎荅黃一翁詩曰知余頗清苦應物未圓融遊宦不能巧俯首立矮屋鍛鍊知精金祁寒見松竹自立不堅定庸行徒聖讀誰謂漆園高俯首欲丐粟窮作扣角歌老厭淄川牧古道寖斷喪時人方逐逐有田南山南可辦一盂粥請賡歸去來世路早收足　唐庚直舍書懷詩曰寸枉非吾志休論尺與尋黃披終日卷青對十年衿　張元幹漫興詩曰老荅書題孀貧營口腹忙未能忘壯志遽肯變剛腸晷短催寒急燈明伴漏長牀頭褚衾在不怕滿簷霜　葉夢得庚午正月七日自詠詩曰余性寡所諧平生惟自得談名頸深縮論利面作赤文不貴雕蟲詩尤惡鉤摘細豪眞所畏機巧非予匹所以常閉門千載求知識黃卷有可人爲之忘寢食亦復愛山水策杖無與適看雲獨忘歸聽泉常永日內樂萬事休中虛衆妙入欲以語斯人此事吾無力道喪亦久矣無言三歎息　又會稽旅舍言懷詩曰北山之北寄柴扉參差倚翠微老罷那知還作客春來無柰苦思歸淹留恐復荒三逕潦倒寧堪扈六飛棄雁雙鳧成底事不應容易裂荷衣　又和白樂天寫懷仍效其體詩曰莫把著龜更問天向來心事已

蕭然塵中惱悅常如失夢裏呻吟半不眠三徑松筠終
問舍五湖煙水不須錢艾耆相去能多少早擬懸車十
五年　朱熹述懷詩曰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
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
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撫已實已
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又卜居詩
曰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邨墟迴未愜心期幽
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茅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
俗頗淳樸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壑謀伐木
南山顛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羽來即

共歡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昔侯來
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蒿蓼　陸游西邨
醉歸詩曰俠氣崢嶸蓋九州一生常恥爲身謀酒寧剩
欠尋常債劒不虛施細碎讐岐路凋零白羽箭風霜破
弊黑貂裘陽狂自是英豪事邨市歸來醉跨牛　又自
述詩曰早畏危機避巧丸長安未到意先闌心如老馬
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閑駕柴車無近遠旋沽邨酒
半甜酸羣兒何足勞情怨胸次從初抵海寬　陳傅良
月夜書懷詩曰道德吾何敢功名代有人倉黃恒畏咎
班白總憂貧細字書全廢深杯酒勿親靜言空自愛萬

古亦泯泯　楊萬里雲臥菴詩曰十年兩袖軟紅塵歸濯滄浪且幅巾不是白雲留我住我留雲住臥閑身薛季宣鄉思詩曰達仕租千石虛名酒五經豈能千日醉未勝九年耕識取杯中趣知從袋裏乘讀書無一事官宦汨平生　樓鑰酒邊戲作詩曰未年六十已言歸七十重來自覺癡未報君恩歸未許尊前羞聽漠魚兒　劉克莊野性詩曰野性無羈束人間毀譽輕客言詩惹謗妻諫酒傷生窓納鄰峯碧瓢分遠澗清近來猶少睡打坐到鐘聲　又示兒詩曰瓜芋郵邊一畝宮閉門不復問窮通生羞奏技伶人裏死怕標名狎客中講學有誰明太極吟詩無路和薰風身今老矣空追悔但祝吾兒勿似翁　又示同志詩曰滿身秋月滿襟風敢歎栖遲一壑中除目解令丹竈壞詔書能使草堂空豈無高士招難出曾有先賢隱不終說與同袍二三子下山未可太匆匆　劉宰得軒即事詩曰上印還家不計年水光彌望木參天綠雲洞裏開書幌紅錦波心漾酒船　王阮和貧士詩曰吾聞戴安道不對王侯琴當時豈不能低眉求賞音一曲朝得聞千金夕得尋舍之不肯顧輕重得所斟小人一時快君子百世欽貧士緊此辨士乎當正心　戴復古感遇詩曰采薇人固高飲露蟬

遂清謀茲一粒粟舉世共營營亦多塗中有虧與
盈陋巷一簞食朱門九鼎烹窮達各有命緊誰主權衡
吾生未可必秋風白髮生　鄭震歸去詩曰歸去豈不
好平田帶淺林春猿鳴雪澗晴日轉雲岑世久無鳴犢
時當學展禽吾生今老矣梁甫豈能吟　文天祥涉世
詩曰涉世如溪谷只宜在淺處一生如一日未暮早歸
去君不見偉哉男子韓淮陰徃徃正坐涉世深功成身
退豈不好當時何事歸不早人生少年須立事生我不
應負天地丁卻君王事便休去時莫待雨淋頭　林景
熙述懷詩曰柴主簿詩曰獨閉柴門木石親詩筒剥啄不
妨頻青燈風雨多離夢白髮江湖少故人謾讀楚騷招
太乙誰聽郢曲和陽春書香劒氣俱寥落虛老乾坤父
母身　眞山民幽興詩曰不賦千鍾賦一廛天公有意
養癡頑書猶能看未曾老詩亦莫吟方是閒寬著庭除
貪貯月少栽竹樹要觀山空階兩日無行迹又上苔花
幾點斑　元虞集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曰載筆
趨雲閣探囊索編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
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薩都剌
無題詩曰爲客三年海上洲故鄉何處瘴雲稠數千里
外蠻人域十八灘頭過客舟時有山禽呼姓字或從烏

鬼作咿儔故人珂珮周旋處紫殿清風十二樓　貢奎

即事詩曰藹藹羣樹林孤雲莫來歸紛紛飛鳥倦斂翮

相因依臨軒方獨坐涼颸吹我衣物理固有常悠然悟

其機山中何者樂躬耕自無飢百年事未晚寧勞歌昨

非歸歟友田父一尊聊可揮　又集雲從山詩曰適意

豈不樂營營竟何爲虛談非世具勿遣俗士知素衷慕

幽蹈終焉謝塵羈　郭奎紀夢詩曰忽忽頹芳年搖搖

寄行役寢興勞形神鬢髮元已白驚風響庭樹憂思日

常積夢魂清夜歸髣髴舊鄉邑青松在園田桑柘蔭廬

室飛鳥雲際還牛羊下來夕澄湖淡微波秋山有佳色

雞犬雜比鄰墟煙藹阡陌怡怡兄弟情凄凄丘隴側伐

木逢行歌僕夫候馬立臨流濯長纓挂冠望磐石似慰

平生歡覺來異疇昔百年如轉蓬萬物仍遺焉天命良

在茲勿復云得失　周權幽居詩曰索居簡人事與世

意空投柴荊已就理歲功念西疇落落雞犬墟隱隱漁

樵洲歎傲一壺祿聊復寫我憂及辰遇沖賞獨策還經

丘向夕山景霽延矚明川流白雲息空谷歸鳥鳴林幽

人生亦委化汲汲將焉求　又山中雲詩曰空山有白

雲雅與高人約卷舒本何心乃似悅遐矚色幽澹山翠

意遠度溪綠日莫久徘徊前郵雨應落　傅與礪雜詩

曰夭夭園中桃灼灼松上枝春陽發新榮貞脆誰能知
一朝繁霜墮百卉各已萎青青乃自保不爲時所移向
非厄歲寒何以別奇姿　揭傒斯寄題馮掾東皐園亭
詩曰理達自知簡情忘可避喧庶云保貞和歲莫委周
旋　又雜詩曰青青孤生松高出浮雲中下有嘉樹林
上有萬里風俯視原上草秀色何丰茸自顧豈不高獨
立難爲容常恐本根蠹委此萬與逢　何中松野即事
曰山窓一叢蕙脩葉吐紫蘤或云斷續花我亦豈敢疑
楚澤多芳草眞僞奚難知浮俗尊虛名君子傷令姿博
觀貴自得清芬良在玆　又病中感懷詩曰多病他鄉

外孤懷始覺愁山園雙鷺曉門閉一蟬秋遇合馮生鋏
歎名季子裘悠悠耦耕者端暇爲人謀　許謙深藥詩
曰亭亭北山松宿靄蔭深碧蒼根走虬龍巨榦盤鐵石
平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兔絲得所附蘀蘀掛千尺流
脂入九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搜摘紅爐
轉丹砂石髓變金液但恐茫昧間圖驥不可索意長時
苦促雙鬢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習在兩腋蓬萊三萬
里詎謂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楊奐未歸
詩曰渭水遙通洛函關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
身夢寐縻爲客妻孥不諱貧一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倪瓚池蓮詠曰迴翔波間風的靡葉上露清池結素
彩華月映微步雲陰花房斂雨歇芳氣度欲去拾明璫
踟躕惜遲莫　劉永之楊弘中藥室詩曰秉志慕沖澹
息迹在丘園閒庭徧芳草高窓見遠山采苓陟松逕煮
术散榆煙董生垂往躅嵇子有遺編神宇謝氛濁天倪
諒斯全惟當振塵服與子共清言　黃潛秋懷詩曰風
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從生事拙閟惜壯心休弱蔓
縈欹石空槎臥狀流興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成廷
珪欲卜居海上未有定止先作寄紫步劉子彬詩曰滿
目風塵祇自憐輕裝已辦有行纏也知避亂依城郭更
欲移家傍渚田紫步於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桃
源只在人間世還許漁郎放釣船　戴良和淵明飲酒
詩曰我如北塞駒困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於
老茀茀陰陽移萬物遞榮槁既無騰化術此身豈長好
一朝委運往恐遂失吾寶何當攜麴生縱浪遊八表
又田居詩曰我生非匏瓜於世可無食躬耕實所慕幾
力歸稼穡當春土脈動農事滿阡陌晨興負耒去日入
弗遑息我苗今已長我耕有餘隙斗酒勞近鄰隻雞餉
過客人生但如是亦足慰平昔此意誰復知千載惟沮
溺　又荅李寧之詩曰涸鱗思赴海倦翮念歸山何如

遠遊客歲久不知還　又除夜客中詩曰已就長途征
堪憐莫景斜一年惟此夜千里更誰家戀闕心空赤憂
時髮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煙霞　黃鎮成題紫雲
山居詩曰樹老秋仍露山空晚更蟬雨添春藥水雲濕
種不田對榻僧長坐聞鐘客未眠自應麋鹿性疎散愛
林泉　徐天倪擬古詩曰娉婷閨中女天質知自愛空
懷蘋藻心日月苦行邁蹇脩意良勤遲遲如有待未嫁
庸何傷失良將重悔　明劉基感懷詩曰我有綠綺琴
其材出空桑金徽映玉軫音韻鏘琳瑯上弦感薰風下
弦來鳳凰世耳不欲聞子期今則亡願持獻重華路阻
川無梁　孫一元卜居詩曰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
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眞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
嫌雙口累爲魚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
門許結鄰　又幽居詩曰自得窮通理幽居不誤身清
流梳石髮遠霧著山巾竹上僧留偈庭前鶴近人科頭
終日坐吾亦愛吾眞　章表九月晦日感懷詩曰長歎
拂吳鉤南圖惜壯遊乾坤同逆旅風雨忽窮秋牢落莊
周劒飄飄范蠡舟行藏吾敢必天意信悠悠　高叔嗣
再調考功詩曰引疾三上書微願不克諧徙官復在茲
心迹一何乖軒裳日待旦閭闔凌雲排入屬金馬籍出

與羣龍偕積賤詎有基履榮誠無階但惜平生節逾久
浸沈埋既妨來者途誰明去矣懷鳥迷思故林水落存
舊涯惟當尋素業歸臥守荆柴　王世貞早起書懷詩
曰晨雞四鳴號天地猶未白仰觀衆星低歷歷如可摘
遄來浩無端數徃已為迹言念乘軺始徂歲三代易諺
以理解資而當髖髀後何悟繭絲辰膺此保障責桑計
非所工商刑焉能擇稍清崔苻澤未媿萊蕪室萬目中
竟乖逢心逝安適久且類羝藩猶豫托雞肋疇當憐畏
途為我一察識　梁有譽詠懷詩曰明月鑒重幃涼風
吹綺疏佳人揚清謳顧影傷離居昔別黃鶴鳴倏忽秋
蘭舒繁華不再至歡樂寧清餘迢迢牽牛星萬古恒不
渝所思杳天末日夕增煩吁秦女善鳴箏趙女亦吹竽
箏竽豈不哀不如琴瑟娛織縑常苦遲織素常苦劬嗟
哉織作勤淚下霑羅襦　吳國倫述志詩曰皇矣太初
闢清濁開鴻蒙人生貴且靈受此天地中四序若鱗次
陳迹藐易窮豈伊一抔土掩此七尺躬沒世名不稱宣
尼志所恫寸陰逝足惜禹德彌以崇抗志慕先民謇子
亶不聰大猷廣且穆惟彼能者從努力戒前路艱哉一
簣功庶幾耿耿微可以令厥終　又曰黃鵠臨當飛徘
徊視其翮一舉橫四海須臾萬里隔鳥鳶集林莽俯啄

仰相嚇營營濁世儒所志在于澤處膏但自潤何辭服轅轭美哉寥廓士遠遊無遺迹一羽輕侯封九鼎重人國遇合鮮常期飄飄從所適　盧柟雜詩曰高樓有佳婦窈窕青雲端左陰綠桂枝右紉芳澤蘭臨流戲珠浦拾翠游芝田蛾眉衆所妬時俗尚無鹽捐棄蓬蒿中誰來希令顏徘徊歲云暮拂衣聊長歎　王世懋謝病言懷詩曰中年無宦志觸事思解除偶與象罔諧不爲求元珠三事我大夫申申詈其迂感君意良苦賤子倦爲儒頑石受銅丸丸轉石自如人生大塊間安得等賢愚賢者誠自賢高足策天衢愚者誠自愚寂寞終殘軀

高啓行路難詩曰君不見盤中鯉暫失風濤登俎几君不見枝上蜩纔出糞壤凌雲霄推移變化詎可測勿謂明日同今朝出乘高車入大馬半是當年徒步者范叔曾逃客溺餘衞青亦在人笞下悠悠行路莫相欺爲雌爲雄未可知　許延慎商隱詩曰無心成避世有迹類遊仙自入煙霞窟悠悠不計年

賦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爲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珞珞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紘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開歲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軫新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

嶸而臨截嶂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逾望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興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眞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　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頊之遠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飄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惟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晉兮晉為寇而喪予管鑾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縣惠而被戮栗取手於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妣聆呱而幼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異而齊聲木假息以藩魏兮申重繭以存荊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

志而弗傾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歿世而
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
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
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寶祚於異代　魏曹
植元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
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
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元暢夫何希世之大人馨天
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
目綴三代之維綱僥余生之倖祿遘九二之嘉祥上同
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

鑱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
結而延佇志鴈翠以補天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
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
邁之短脩取全眞而保素弘道德而爲宇築無怨以作
藩播慈惠以爲圃耕柔順以爲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
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又幽思賦
曰倚高臺之曲嵎處幽僻之閒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
霽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
沼聆鳴鶴於北林摛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
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弦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

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劉楨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於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巒溪之鴻洞觀日月於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櫝林之柔荄繳玉綮以曜目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爛爛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隅掣叛臣乎南荊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漠以無為元道穆以普將翼儁乂於上列退仄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蔵

託蓬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丁儀厲志賦曰覽前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射而隕殘羨首陽之遺譽憎千駟之餘訕宗舍藏之偉節薄鼎角之自干　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鑒登險之敗績顧清道以自閑瞻亢龍而懼進退廣志於伐檀雖德厚而祚卑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兔亦取斃於豪翰援大雅以為戒跳龔勝而自歎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眞偽以紛錯穢杯盂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閣恨驟驢之進庭屏騏驥於溝壑疾青蠅

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厚痛三代之見薄
惟受性之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既没牙輟弦
而不作敦三思之殫憤動循牆之慈恪勉夕改以補朝
履日新而悔昨韋誕紋志賦曰繄鴻烈之末流義祖
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所
耘遂能辨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
寐以歎息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罔羣士於行
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擢大
理於帝側隨倫儕以校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
憤心夕惕以愧惡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奉朝
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
馳微奇功以佐時徒曠官其何爲匪遜違之足殉信神
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晉夏侯惇
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慾以求
歡苟抑沈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夫善善信循
道以從法何世路之迍邅始潔操以迄今每適道而靡
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戰戰以矜慄杜穢
翼而防微斂規節以踐迹冀天鑒之佑誠勤恭肅以端
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奄其薄没既白首而無成世務
多故吾固甘夫無爲名不足以爲尚空勞穢以自卑永

無事以安神故幸歿之無知　秦據表志賦曰據忝職
門下在帷幄之末與羣士敘齊登玉階侍日月久矣出
爲冀州刺史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
言因而賦之曰過承嘉惠擢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
辰當樂夏之凱南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鸞之垂翼因神
虬之光鱗浮耿末之纖質濟吾身於天津邈盧敖之所
涉階多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覿汗漫之威神情飄
颻而凌雲意髣髴於眞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鬱以嵯
峨被羽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蹈糾紛之絕軌攀大
椿之疎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愚
條情戀戀於吳蒼懷聖德之弘施情慄切而內傷感有
莘之勝臣願致主於陶唐　潘尼懷恨賦曰伊疇昔之
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朔風以理翮冀
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羈以
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箠嗟遊處之弗遇奚
鬱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當屏氣以
斂迹焉遊豫以娛心傅釋板以亮骹望投竿而相姬窮
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聊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
萬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
逡巡而造辭　傅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厠瓦礫

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
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光
宣我累厥聲豈伊不愧顧影慙形雖自百於隕越懼恩
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
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躬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
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梁乎
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實
深雍可南面千載睎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
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烏之至情竭歡敬
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
永收迹於蓬廬　曹攄述志賦曰慕洋雲以抗操躭簞
食之自娛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溷
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沈懌痛屈平之無辜嘉沮
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哲之所
經微見幾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逾
世而並榮舜拘忤於焚廩孔怵惕於陳匡紛迍蹇之若
斯何遭運之可常情悅惚以回迷夢乘雲而飛颺駕麟
鳳之靡靡截龍旂之望承聖詰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被蘭芘之芳華帶鍾
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佩之玲玲悲盛衰之遞

處情悠悠以紓結攬萱草以掩淚曾一歡而九咽　陸
機遂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
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元蔡邕元表
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
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元表雅而微素思元精練而
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
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温敏雅之屬也衍抑揚頓
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
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罪於汝墳繇
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荀天光之所照豈舜族其
必陳厥禋祀於故墟饗禴祭於東鄰禰八葉而相茂舜
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
緜邈豈孤人之能冑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
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傅棲巖而神交伊尚鼎以
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
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劒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
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
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
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運
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

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首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歿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緜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隤年於拱木悲顧盼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癖貌於海曲甄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棲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以解顏甘堇荼於飴苞繢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梁元帝元覽賦曰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斄賓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褒惟九水作牧三宮乃盱衡而言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唯地為厚唯王國之粤我皇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于副后踰洛誦而為首既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魏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穹窿將遊目於五湖乃浩覽於姑蘇臨閶門之跨水聳重闕而開都觀泉亭之涌波崖巍巍而峩峩張素蓋而縈洲嶼馳白馬而赴江洎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

留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脩詳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紫蓋域中爲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爰八命而建旗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經釣臺而南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爲黃塵之一丘臨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淒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達交迸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劒家給火耕之田爾乃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户朱橘矧高晏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緜駒蘭釭夕燃合辭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奉信珪而入朝驅駿駟而乘軺既總司於戎旅亦兼飾於豐貂幼墳籍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簡懸鍼倒龕之書擬河獻之留眞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鑒户牖而長望混木雁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聊絕筆於獲麟　又言志賦曰天文既表人文可觀知負扆之未易信握鏡之云難差立極而補天驗辟合而珠連有庖羲之八索稱朱襄之五弦聞夏王之鑄鼎重農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亶彌巍於棟隆戮封豕於海内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輿璠並

來遊於菟園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北閣因賓酒於南軒聞鶯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夙有尚於清靜叨再入於鄒郢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之井遂撫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勿休實旨酒之忘憂絕何楊之妙舞廢緜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寧勞於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疎煩桂偃蹇而臨棟石穹窿而架門對灌木之脩聳觀激水之飛奔澗不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霑衣況登樓而作賦望淮海而思歸

簡文帝悔賦曰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庭鶴雙舞檐鳥獨赴岸林宗之巾憑南郭之几元德之既聊縈子安之歎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憂歎圮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棄夸言於頓丘重前非於蘧子蹟夫履車之人豈止一途而已又曰已矣哉波瀾動兮睫前期庸夫蔽兮多自欺不遠而復幸無嗟建功立德有常基胥馳臆斷多失之前言往行為可師　北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

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燬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妾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棃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棃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

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實覆地有堂坳藏狸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葵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敧陋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疑則雖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棃酢桃穠李蕢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

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蘧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閱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燃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噓籍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元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垂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荊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

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靈兮條忽精華兮已晚不惜雁門之跱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睹雪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隋蕭皇后述志賦曰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屏頗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覽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為善之何依慕周姬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

雖生質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益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唐張說虛室賦曰明月窓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萱酒絕南鄰之管弦理涉虛趣心階靜緑厭百慮之勞止歸一途之元然嗟乎巧智首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成貪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費而不衰性何煩而不夭每竭源而追末必志多而獲少心元是幻法本皆空大哉默識守此元通　韓愈閔己賦曰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爲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爲誰衆皆舍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其焉悲　劉知幾思愼賦曰惟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

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爲福先無爲禍始節其飲
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
其表而易其裏範閫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
爲介胄以忠貞爲劒屨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
若乃詢木雁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
二疎既滿而辭仕表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慍喜漢先
主之立誡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爲君子余雖不
佞嘗從事於斯矣

無名氏韋弦賦曰惟器可象惟賢
則之佩蘭則殊於楚客象環有慕於宣尼信建物之表
意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德或可移

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寧
假於宮徵內外相制亦合乎塤篪大哉景行剛柔異性
緩之于韋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既守道而恒佩因履端
而不競式彰茂德分意表情禮節既備敬慎孔明參衣
冠而振序列簪紱以齊榮猗二子之垂誡與千古之揚
名

鄭俞性習相近遠賦曰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
所分習者物之遷以動爲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爲君運
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
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逐境者猶理絲而
又棼且物之惑人無窮人之狥物無已近之則歸於正

世遠之則滅於天理雖眞圖之多端諒御用而已
李德裕知止賦曰況乎托北皐以爲宅就東山而結廬
但樂得於清曠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水陸渾
北繞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漢之逶迤少室東映於
原隰鳴皐西對於林閭其近翫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
木盈於萬株逕被芳蓀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
樂之儵魚徙奇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
澤資青岑而韜瑜昔有罷侯種瓜逃相灌蔬竊比君子
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情人世之
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遠墟麏麚

遠而騰倚鳧雁去而相呼酌盈尊以自慰賴鳴琴而不
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遍遊於
名嶽矗長往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
斯忘於稅駕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
有餘庶收光之未晚期終老以桑榆　白居易君子不
器賦曰君子哉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
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
蓋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
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舍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
誠以脩詞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

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
釐彼子貢雖賢惟稱瑚璉之器奚輔信美空標水鏡之
資是故非求備者又何足以知之豈如我順我通塞合
乎語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乃
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
器因器圓方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
妙有宅元和於虛受內弘道以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
斗筲之奚算諒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
能否豈不以神爲元樞智爲心符全其神則爲而勿有
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神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

必開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甯子之愚至乎哉冥心
在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爲而無不爲信大成
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
子斯焉取斯　浩虛舟行不由徑賦曰且遵道如砥持
心若弦信無私以白首將抱直以窮年顏生附郭之田
有時窺矣謝氏登山之屐無所用焉既而披蔓草之荒
涼見遊人之邐迤方檢身於邪正寧繫懷於遠邇楊朱
悲道喪事亦如斯阮籍哭途窮意殊若此當舉直以錯
枉冀風行而草靡苟非賢智之爲心孰能如是　元吳

菜定命賦曰託松柏之幽蔭兮招鹿麋而與儔俯環堵之湫隘兮猶采椽之彫鎪駕柴車之樸素兮亦炫耀其華輧等羹黎乎梁肉兮齊衣敝於貂裘窮匪通其不鄙兮賤無貴以何羞嗤子音之寡和兮譽汝器之無不周斯視聽之既愜兮曾不遇瞷與婁麒麟出而野死兮鳴鸞鳳之啾啾幸定分之有在兮肯他岐之往謀　明薛瑄自修賦曰皇降予以衆美兮寔清明而粹全胡賦質之不猶兮乃蔽昧而強扃自有識而發憤兮窺前修之閫關誦古訓之數數兮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兮猶未從容乎矩步忽內怛而自修兮吾知其故善既復而或失兮怠與敬其交鶩心暫開而或蔽兮理與學其紛互此實進退之機兮肇千里於跬步苟淺擇之不勇兮將邪贏而正負蓋必於敬於理而保持兮於怠於欲其屏去既經心以自明兮復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存存兮全上天之所賦　王廷相靖志賦曰余幼嘉此遠遊兮效羽儀於閶闔既反志而靜觀兮渺虛無之靡汩嗅文籍之靈華兮心固結以如石揭大猷以振世兮闡鴻龐之未闢仰周孔之遺則兮希聞韶於千載力迪遵而弗及兮徒蠢心而測海　又悼時賦曰豈貪生之常流兮迷異道而誣世諸有求而莫獲兮反予聰而大

觀予苟不畔於道兮行窮困而志完矧沈冥爲眞詮兮終解脫乎憂患要時命之可俟兮胡悒悒以長歎

袁萊閔俗賦曰閔世俗之謠諒獨修姱以練要懲遺烈以旌植飾鞿羈於中道秉幼清於初服固周容者之所誚昔姬旦之申繇列如石以矢辭披騷經以繹趣謂追曲其淪胥紛儀一而心結耿詠贊於曹詩諒軌襲之弗渝又焉能遠夫毀咎戒瓶坯之戾緩和脣吻而弗狂考聖哲之所藏寧孤抗以寡偶彼蘭蓀之昭質兮挺幽谷而彌芳覽珪璋及筐筥豈改錯其圓方苟呪詛以慢恥志墨其弗章保厥美而委順庶旁燭於無疆　又思

歸賦曰余既不能狗華以苟祿兮又焉能棲遲於此邦孔接浙以違齊兮軻濡滯而出晝欽疏傳之知機兮脫桎梏於組綬梁歌噫以竄稽兮梅拄尾以遯吳仲樂志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超繳繒而遠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兮永逍遥於江湖　李好文感志賦曰余非昧而至愚誠有徵乎前哲聞耕獲於德道兮內懷寶以自珍豈畎畝之足樂兮聞闇漠而無聞昔樊須之請稼兮顓獲誚於聖人摯冥冥其鴻飛兮猶釋耒乎有莘溺耦沮之不反兮又奚足與爲羣悲此志之未伸兮秉經德之不回心飛揚而披離兮曷日夜而疚懷

沈愷景初賦曰反白雲之故廬兮寄崖谷以自怡神
龍吻其潛淵兮恒日夜其抒思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
德之平陸上何微之弗彰兮下何隱之弗燭紹斯文之
末裔兮振浮靡之薄俗敢修辭以耀世兮將以窮天地
之奧闊仰上古之義皇兮復夢寐而索之惟此心之用
昭兮曠異世而見知乃養恬以頤年兮窈連娟而委蛇
物靡晦而弗昭兮度有常而不虧不出户而知天下兮
何必涉遠而淒其　周沛遂初賦曰竊予生之不辰兮
性闇昧以憒瀆遵軌度以託處兮猶遑遑焉其競逐嗟
失民之既逝兮世貿貿而罔極彼簷簾之眇小兮紛盛

麗以無斁稽堯舜之勳華咨夔稷契揚斿君臣之
胥慶下及於有商尹負鼎以醧夏虺矢誥以程湯君聖
賢以六七作咸能覩乎往古旦奭開周以八百猶繼之
以申甫繄叔季之雲擾益脂韋而黃闕雖誼辟之代興
憫忠良之罔察肇皇祖之啓運兮滌穢塵而廓寰宇累
八葉之重光兮俊乂登而禮樂起海内外之向風兮抱
一藝而靡遺猶余渺之敢圖兮曷偃蹇而無為詎予行
之未修兮新命降之莫違彼華室以駢幪兮予搆泉石
之敝廬服軒冕以赫奕兮有衣裳之在笥錯珍羞以列
鼎兮嫗彈鋏而無魚既飽食以自適兮庸馳心於外慕

采西山之薇蕨兮又奚計夫旦暮　陳羽攄臆賦曰予幼好此奇服兮羌潔清以自修佩明月之寶珠兮披翠雲之綺裳闇闖開而顯通兮浚雲霓而上征叩天閽以自獻兮皇既錫以榮名世方喜通而醜直兮竟鑿枘其圓方寧擯逐以遐驚兮理召杜之遺疆既滋甘棠之百畝兮又樹之以桃李世既莫吾知兮傷蛾眉其見嫉蒙蓋忍詬蒲伏轅下兮廿株守以留滯亦既遭乎家難兮遂屏居乎堊室幸寶運之中天兮二八踏踏而在庭思一命以自效兮期不負乎平生夫豈無箕潁之心兮諶不忍其陸沈惟予悻直以自遂兮乃逢怒而招尤荃不鑒予之貞誠兮志不售而見仇羣賢驛驛以彙征兮予獨胡爲乎此行信前魚之可泣兮抑蘧薪之見凌臨廣路而鬱陶兮惟以思夫美人揚雄執戟忽已疲兮更生十年而不遷予既不及古之人兮又何咎乎時賢命有所制兮時有所窮物極必反兮庶幾追前修之逸駕乱曰窮冬飛雪遠帝京兮平沙千里兮瞻戀魏闕寔不可已兮亶迴脩塗有懷曷吐兮白雲在天遠隔吾土兮抑鬱侘傺心遙思兮離家去鄉曷逾時兮攄誠作誦聊以自慰兮開春發歲忽乎時其暨兮

原書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隷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功亦足暴於天下矣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禄方羅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琴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

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蘧蒢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鳶而遨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洛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撫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録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

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枚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
何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曹植與吳
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
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笳簫發音
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
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之壯志哉過屠
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
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
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

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
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
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吳質答太子書曰
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
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弦
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
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
長徐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
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
鼎沸軍書輳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徃者孝

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流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　又荅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彩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迤邐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櫺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

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襟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止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祜與從弟書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爲愧大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受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劉琨荅盧諶書曰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

以喜昔在少壯未當檢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壽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推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歡譬由疾疹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爾夫才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辟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

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袁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　齊謝朓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閎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校緒舍築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漢以降參差萬緒或逝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寡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節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曳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暧然揣而論之寔山河之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荅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

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遑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束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咫訾粟斯容與自憙亦復言軒義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王僧孺與何炯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

飢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辭歸趙飛矢投燕假息蕃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握十萬之衆橫行提五千之兵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樞衛聆俠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遥力躓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懸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

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彊近之親是以媢市之徒隨相媒蘖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曳之至道唯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

嵩愍其留質憐此行乞爾　又荅江琰書曰猥惠嘉音用燭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蟄醪嘉膳栖林狨以崇橘曾拱荀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訴棄實灌然豈復能使一筒可輕入廚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汙望影析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臥藉卉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貫客車馬大實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整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況復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

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北周蕭大圜言志書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羨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言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逾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搆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千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畊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湣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蘧菽尋范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虞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

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踶曲拳四時如流俛眷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唐韓愈上鄭相公書曰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荅效日夜思慮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或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　王績荅馮子華處士書曰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閭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搆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蔬菜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俯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

悠閒人相唱和也孤住何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也　又荅刺史杜松之書曰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枉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敷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情盡帷天席地友月羽風新年則柏葉爲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劣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明王廷陳寄余子書曰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

唐寅與文徵仲書曰亦將隱括舊聞總統百事敘述十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自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

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鳴鳴也　徐禎卿荅獻吉書曰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

晉誌梁劉峻山栖志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辟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睽駮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闥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予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澤映巒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緑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有甘雨兩散所住之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林懸則有時飛流泉瀾清澌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櫪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緑裹搖白蕊抽紫莖橘柚蘭荼蕙蘅芬芳冬夏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孰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

至班荊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讙呶盛論箱庾
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近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
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宋羅大經山居誌曰唐
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予家深山之中當春
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
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
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
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
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
供麥飯歡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

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
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
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
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緑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
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映前溪矣味予西此句可謂絕
妙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
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增 表魏曹植求自試表曰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
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
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